

小魔狐伊斯拉

狐狸的家人不见了

[英] 因巴里·艾萨里斯 / 著

魏楚楚 方恬 /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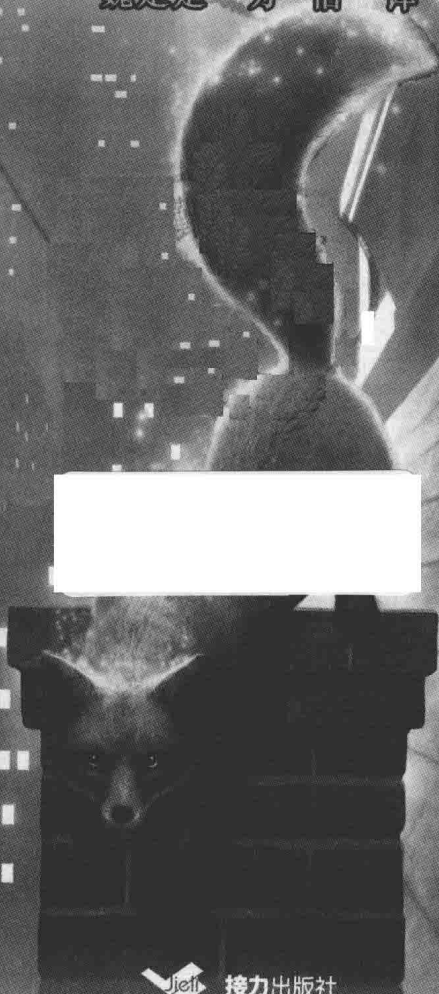
小魔狐伊斯拉

狐狸的家人不见了

HULI DE JIAREN BU JIAN LE

[英] 因巴里·艾萨里斯 著

魏楚楚 方恬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桂图登字：20-2014-141

Text and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2015 by Inbali Iserles

Map art by Jared Bland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 Co.,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狐狸的家人不见了/(英)因巴里·艾萨里斯著;魏楚楚,方恬译. —南宁:接力出版社, 2018.7

(小魔狐伊斯拉)

书名原文:FOXCRAFT THE TAKEN

ISBN 978-7-5448-5664-5

I. ①狐… II. ①因…②魏…③方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76330号

责任编辑:王莹 美术编辑:王琰 装帧设计:王琰

责任校对:贾玲云 责任印制:张昌舒 版权联络:金贤玲

社长:黄俭 总编辑:白冰

出版发行:接力出版社 社址: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530022

电话:010-65546561(发行部) 传真:010-65545210(发行部)

http://www.jielibj.com E-mail:jieli@jielibook.com

经销:新华书店 印制:天津市国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 印张:7.875 字数:150千字

版次:2018年7月第1版 印次: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 001—12 000册 定价:2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010-65545440

谨以此书献给德加尼特·艾萨里斯和阿尔雷·艾萨里斯——我的父亲和母亲，这世上最睿智的长者。



我的爪子踩在干燥的泥土上，不停地打滑，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扬起阵阵尘土，向栅栏飞奔过去。我一个急转弯，避免迎面撞上栅栏，然后稳住身体，打算从枯木栅栏下的一道缺口中钻过去。追踪者渐渐逼近了，我急着逃向荒路，也就是栅栏另一侧那绿草如茵的空地。榛树和雪松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，在纠结丛生的草地另一边，是一个安静平和的世界。

追踪者的尖叫声划破了沉寂。

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恐慌。我用力往栅栏下面钻，土块在肚皮下滑动，钻起来很不容易。如雷般的心跳声在耳中不停地响起。有那么一刻，枯木似乎将我包围，把我压在地上动弹不得。青草挠着我的胡须，仿佛在嘲笑我。

我用力晃动了一下身体，总算爬了出去，迷宫般的绿色草地在我眼前展开。



雪莲花垂着头，洁白剔透的花朵来回摇摆。

我屏住了呼吸。

一个尖尖的鼻子从栅栏下面伸了出来。那只狐狸有一双琥珀色的眼睛，他盯着我，黑缝一样的眸子眯了起来。我吓得六神无主，后脖颈直冒凉气。我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现在安全了：那家伙块头太大，根本不能从栅栏下面钻过来。他叫唤了一声，便砰砰地朝栅栏上撞，然后，一条细长的黑色前腿从缺口中伸了出来。他的爪子就在我的爪子旁划拉着泥巴。

我紧紧盯着栅栏，向后退去。他是不可能钻过来的，他一定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撤了回去，他的腿消失在了栅栏后面。我听到他在那边踱着步子，每当他从缺口旁经过，我都能看到那身斑驳的红色皮毛。然后，他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，再也没了动静。我也不吭声，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我能感觉到那只狐狸。我能感觉到他的身形和金银相间的花斑尾巴。我想象着那个颜色，感受着他尾巴上的硬毛，仿佛正在触摸它们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朝栅栏的远端望去，似乎体会到刺痛他舌头的挫败感。

我对这只狐狸简直了如指掌。

我转了转耳朵。一只鸟儿正在附近的一棵树上呱呱叫。那只鸟挺大，长着一身乌黑发亮的羽毛，它看到了我，就



不再叫了。黑鸟轻轻点着它的喙，紧张地倒换着两只爪子，然后展开了闪亮的翅膀，仿佛在召唤乌云一般。随着一声愤怒的哇哇声，它飞向了天空。

就在此时，木栅栏嘎吱一响。我猛地转过身，心一下子就跳到了嗓子眼儿。那只狐狸竟然在撞击缺口！然后他扬起一阵木屑，把身体硬挤了过来。我的肚子一阵翻腾，一头扎进了草丛里。我回过头去看了一眼，见他正蹲坐在地上。

可是，一眨眼工夫，他就从我的眼前消失了。

他留下了一条薄纱般的亮痕，又像是透过蜜蜂翅膀照过来的光线。一团团青草和泥土随之飞溅起来。

我知道他在耍什么把戏。我拼命眨巴眼睛，恰好捕捉到他一闪而过的皮毛。我绕过了茂密草丛中的一个树桩，回头再看，却发现他已经近在眼前了。他从树桩上一跃而过，像是闪过了一片红色的火焰。他的气息触碰着我的尾巴尖儿。

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计策。

我张开爪子，模仿那种长着闪光羽毛的鸟儿，呱呱地叫起来。我一边尽量把那叫声学得惟妙惟肖，一边把这声音抛到纠缠在一起的草茎上，抛向栅栏、大地和堆积在天边的云朵。

我在草地迂回穿梭，小草在我爪子周围缠绕着，拉



拉扯扯地影响着我的速度。我放弃了——那种呱呱声，它谁也骗不了。

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，他竟然就跟在我后面，鼻子就贴在我的脚后跟。真是太危险了！

他猛地朝我扑来，爪子从我的尾巴上扫过。“皮里！”我大喊一声。我该知道，学鸟叫对他根本不管用。我转过身，露出牙齿，与他正面对峙。“够了！”我嘶吼道。

他的目光闪闪发亮：“不求饶不算完！”

我扭头往前跑，但是他纵身一跃，就用爪子按住我的背，把我扑倒在地。我又是拱背，又是甩腿，想挣脱他的掌控，可是没办法，他比我要强壮。“求饶！”他叫道，“快点！”

“绝不！”我不甘示弱地喊。

他用嘴顶着我的耳朵：“快求饶！要不然……”

“不然怎样？”

“不然就让你好受！”他压住了我，伸出长长的舌头盖住我的脸，舔我的耳朵、鼻子和胡须。

我叫嚷着，也伸出舌头舔我的哥哥，还在他的肚皮上挠痒痒，直到他惨叫一声，扭身滚落在泥地里。这时候，我一爪打在他的脖子上。“你瞧，没有什么‘要不然’！你也许比我个子大，可是我更聪明，而且我每次都能赢！”

他由着我轻轻地咬他，忍受着我的攻击。“我让着你



呢，”他气喘吁吁地说，“不然你准会输得很惨。”

“你想得美。”我爬起身来，抖了抖毛。

皮里抬起头，歪着脑袋看着我。“不管你说什么，小狐狸。”他淘气地发出一串怪叫——一种尖声尖气的咯咯声。

“疯狐狸，坏狐狸，不过是只死狐狸！”我们两个经常一起唱起这几句顺口溜，虽然祖母抱怨说听了之后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。

“我才没有比你小那么多！”我怒气冲冲地说。

他连蹦带跳，转着圈儿，高兴得嗷嗷直叫：“小狐狸，小狐狸，你永远都是小狐狸！”

我朝他扑过去，可是他闪身躲开了。

“那你永远都是我的傻哥哥。”我喷着鼻子说。

他绕了回来，用白色的鼻尖顶着我的脖子。游戏已经结束，我不再攻击他了。我闭上眼睛，任由哥哥身体的暖意渗透到我身上。我能感到他的心跳在我的下巴上震动，我自己的心跳似乎也变得和他的节奏一致了。我们的心跳是一样的，怦怦，怦怦，然后变慢了一点儿，怦——怦，怦——怦。

爸爸从高高的草丛中走了出来。“希望你们两个能好好在一起玩儿，小狐狸们。”

妈妈出现在他身边。“有没有好好地玩儿啊？”她的眼睛亮闪闪的。



我们撒腿朝他们跑去，爸妈舔着我们的耳朵，我们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吱吱呀呀地叫唤着。

“我们一直在好好玩儿。”皮里一边嚷嚷，一边朝我抛过一个眼神。妈妈似乎还想追问，不过看到祖母出现，便不再说话了。祖母有一身厚实的皮毛，就像皮里的一样，色彩斑驳，掺杂着银色、姜黄色和金色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她迈着小步朝我们跑来，眼神中有些戒备，似乎有些心神不定。

“是发现无毛族了吗？”爸爸看着祖母的脸，希望能从中获得一些提示。

我们朝高高的草丛望去。荒路是一片狭窄的绿地，只比一条小径宽一点儿，夹在两块灰色地带之间，其中点缀着几棵小树。

两条腿的无毛族很少到这儿来，但他们总是在附近，脚步匆匆，吵吵嚷嚷，过着喧闹而忙乱的生活。巨哮城，这片由摩天大楼和不眨眼睛的迅疾兽组成的僵硬的土地，是无毛族的世界，小狐狸们最好别去掺和。太阳升起来以后，掠夺者会鬼鬼祟祟地四处游荡，他们是一群拿着棍子的无毛族，许多狐狸被他们包围，然后就此踪影全无。

祖母将目光收了回来。“没什么。”她低下头，与我们碰了碰鼻子，“你们玩得可真疯啊，小家伙们！皮里，你比伊斯拉个子大，可得记住这一点。”



“她比干老鼠皮还皮实呢。”他喷了喷鼻子，亲热地拱了我一下。

祖母的鼻子皱起来：“就算是这样……”

“我能应付的，”我开始唱起来，“疯狐狸，坏狐狸——”

“快停下，”祖母低声制止了我们，语气很严厉，“巨哮城里很危险，不能拿这个开玩笑。”

皮里赶紧转移话题，缓解了紧张的气氛。“伊斯拉的鸟叫声真把我吓着了。”他对祖母说。

祖母歪着头，仔细地打量着我：“你是模仿乌鸦的叫声吗？”

我用尾巴拍着小草。与祖母的问题比起来，皮里说的话更让我感兴趣：“真的吓到你了吗？”

皮里兴奋得直喘气：“我压根儿没想到是你的声音。它像是凭空而来，又像是从四面八方而来。它……”他将一只毛茸茸的黑耳朵往后一翻，“就像是风，是泥土，或是小草在呼唤。我都忘了自己在哪儿！直到鸟叫声停下来，我才明白是你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仍旧盯着他。他是在拿我寻开心吗？“可还是没能骗得了你……”我的声音里透着一丝失望的呜咽，耳朵也耷拉下来。

“你继续叫下去就对了。现在已经学得越来越像了，小狐狸！”他用鼻子拱着我的肩膀，我也轻轻地回咬他。



“你们两个都很有天赋。”祖母说话的语气中藏着一丝骄傲。她扬起鼻子，脸色平静下来。她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天空，绷直了胡须。“起风了，”祖母喃喃地说，“风捎来了河流和冰雪的气息。天一亮，雨就会落下来。”

“但是空气明明很暖和！”我脱口而出。

妈妈走到我身边，耳朵扭动了一下，朝两侧支棱着。“我们狐狸危急时刻的救命口诀是什么？”

皮里和我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观察！等待！聆听！”

祖母的表情不再那样紧张，她放松下来，慈祥地看着我们：“对了，小狐狸们。观察，等待，聆听……天空的歌声，大地的节律，其中就藏着答案。”她扬起鼻子，再次嗅探起来。

我模仿祖母的动作，呼吸着小草和泥土的芳香。我没有觉察到湿气，只感到太阳的炽热和风的轻柔。飘在天边的云朵是白色的，我冲它们眨巴眼睛，想起祖母告诉过我们，只有黑色的云才会因为装满雨水而变得沉甸甸的。祖母一定是懂得了我脸上的表情，所以欣慰地舔了舔我的鼻子。

爸爸跑到我们身边，说：“猎物的尸体得挪个地方。我们把它埋在一个浅坑里，一旦下起雨来，会淋坏的。”

爸爸妈妈开始朝着栅栏跑去，祖母跟了上去，匆忙之间还不忘焦急地朝天上瞥一眼。他们身材高大，无法从栅栏的缺口处钻过去——虽然皮里刚从那儿挤过来，把它挤



得更宽了些。他们沿着荒路的边缘走向栅栏的远端，那儿有一棵树，一根树枝垂在地上，搭起了一座“桥”，通往我们家的地盘。皮里知道这棵树，我也一样，我们经常在树枝上走来走去，不过在玩追逐游戏时，他从没有利用过这棵树。玩耍也是讲规矩的——我们都明白。

“快走啊。”妈妈催促着我们。

我不打算就这样回去。空气里有股甜味儿，说不定纠结的草丛里藏着浆果。我舔了舔牙床。皮里正在拨弄一根木棍，他让它在草丛里滚动，又像啃骨头那样啃个不停。

我坐在那儿，耳朵贴在头顶：“我们只是在荒路玩玩而已！”

爸爸扭过头来冲我们喊：“过一会儿再回来玩儿吧！皮里？伊斯拉？”

皮里扔掉木棍，转身跟上了他们的脚步。

我站起身来，使劲儿嗅了嗅，确定这附近有浆果。如果找到些浆果带回去，大家会多开心呀。如果动作快一点，没准儿还能赶在他们前面到家——爸爸、妈妈和祖母还得去给存起来的猎物挪地方呢。

我趴低身体，用鼻子探寻着气味，在长长的草叶间钻来钻去。闻着泥土和树叶的香气、树叶的酸腐气，还有甲壳虫那藏在甲壳下的气味，我兴奋得直哆嗦。我停下来，撕下一些雪莲花的花瓣嚼了嚼——还是老样子，中看不中



吃。一只绿色的大甲虫从泥地上匆匆爬过，我兴奋地举起爪子，一掌拍了下去，却只是扯断了一棵小草。甲虫的速度比看起来要快多了。它在突起的树根之间探着路，慌慌张张地朝一棵大树的树根跑去，到了那儿，再想找到它可就难了。我把鼻子插进泥土里，呜呜叫着咬了几口，不但没捉到那只虫，反而啃了一嘴的泥。别再想那只甲虫了！我告诉自己，还是继续找浆果吧。我一边嗅探，一边沿着荒路搜寻，但是那股甜味已经消失了。空气里出现了一股寒意，让我想起祖母关于下雨的警告。

风捎来了河流和冰雪的气息。

我抬头朝天空看去。暮色逐渐笼罩了那些凹凸不平的灰色高楼，太阳不知不觉中落了下去，还拖着一道深红色的霞光。我满怀愧疚朝着栅栏往回走。妈妈和爸爸一定会为我担心的，他们不允许我独自在荒路流连。如果不是和皮里做伴，他们甚至不允许我们离开自己的地盘。

我回到栅栏边，从下面钻了回去。

我们家的地盘处于离栅栏较远的那一端，那块地方还住着一些无毛族。每当他们出现，我们就会小心翼翼地躲起来。和我们一样，他们也是一家子——两个大无毛族，两个孩子。爸爸警告过我们，他们很不友善，靠得太近的话，可能会受到攻击。

所以我们一直与他们保持距离。



我们的窝与他们相隔得很远，藏在离栅栏不远的一片矮树林后面。我兴高采烈地朝那儿跑去，心里还惦记着那个浅坑。爸、妈和祖母会把他们昨晚捕到的肥老鼠挖出来。我的肚子开始咕咕作响，我加快了脚步。

突然，一股苦涩的气味迎面而来，黑漆漆的狐窝里有红色的火焰一闪而过，烟打着卷儿，缓缓地飘出来，衬着最后一丝晚霞，看起来有些阴森。

我的后背掠过一阵恐惧的战栗。

我的家人呢？

我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。

我往前走了一步。窝里有动静，我绷紧的胸膛一下子放松了，疑惑的感觉烟消云散。可是，我仅仅朝前飞奔了几步，便再次迟疑起来，浑身的血液仿佛都被抽干了。

那些家伙在我们的窝里忙活着什么——我看得出，他们不是我的家人。

我一步步往回退，躲进从栅栏上垂下来的一丛常春藤里，这里离通往荒路的缺口不远。我们的窝藏在矮树林的后面，在一棵树的旁边，是一道凹陷的沟，上面盖着些断掉的树枝，所以要看清里面的情况很不容易。我只能辨认出几只陌生狐狸的身影，有五六只，他们鬼鬼祟祟地来回走动，一边冲彼此叫唤，一边挖着什么。他们在干什么？点燃的树枝不会把他们的爪子烤焦吗？我屏住呼吸，往



常春藤更深处缩了缩，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从窝里爬了出来。

他们鼻子冲着地，竖着耳朵，来到草地上。一只膀阔腰圆的雌狐将尾巴裹在腰上，朝他们迎面走了过去。我躲在常春藤垂落的藤条后面，看得出她的耳朵又短又圆，而且她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。她的肩膀上堆着厚厚的毛，像是多得放不下了似的。她的耳朵朝四面八方转动起来，其他狐狸却一动不动，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她。

雌狐的嗓子眼儿里冲出一声怒吼，她用一只灰色的眼睛眺望着我们的地盘，本该长着另一只眼睛的地方却空空如也，只剩一个凹下去的黑坑。

我无法控制自己颤抖的腿，也避不开那熏得无法呼吸的酸味。

“死亡，”她低沉地嘶吼着，其他狐狸纹丝不动地呆站在原地，“主人说过了——所有叛徒都得死！”

狐狸们蹲下后腿，做出准备战斗的姿势。可是，究竟是谁惹着他们了？

我那勇敢无畏的妈妈和挥舞着利爪为我们挡开一切危险的爸爸呢？还有哥哥，睿智的老祖母，我的家人都去哪儿了？

雌狐一边咆哮，一边将嘴唇往后咧，露出一排锯齿般的牙齿。



我倒吸一口冷气，使劲往墙边一缩。这只是很轻的一点儿动静，就像飞蛾振翅般微弱。

可是那只雌狐一下子僵住了。

她猛地转过头来。

那只独眼闪着寒光，朝常青藤射过来，牢牢地盯住了我的方向。

❁ 2

雌狐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。她有一条腿也许受过伤，显得比其他几条腿要短。我使劲缩成一团，希望自己蜷得越小越好，最好是像木头栅栏上的一块泥巴。我真希望自己也能玩皮里那种突然消失的把戏。那只雌狐发现我了吗？闻到我的气味了吗？

她在离我只有一条尾巴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。我害怕极了，一阵一阵地恶心想吐。雌狐伸出一只爪子，咬下一个刺果。虽然她望过来的眼神十分锐利，但也有可能并没有看到我，不是吗？

她的胡须抖了一抖：“你说只有四只？”